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六十八回 奪家私富兒受難 看面情又收徒弟

話說這小和尚原本姓鄒名孟勛，是山西大同府人氏，父親叫鄒延尊，母親於氏，倒也是個世家，家中頗有家私。他生下三歲，父親母親都相繼逝世，他族中哥哥鄒世標要奪他家私，夜中趁著無人，通了他家老媽子，把他暗裡抱出去，丟在山澗中，明日就報族中說，是夜裡被虎豹所食，屍骨不留。焉知這鄒孟勛命不該絕，丟下去的時候，被山澗邊一株大樹絆住，並沒跌下底去。鄒世標因在黑夜之時瞧不清楚，以為必定丟死的了，就歡歡喜喜的回去了。這鄒孟勛被他一丟，頓時氣絕，後來漸漸醒轉，見沒人來抱他，肚中又饑餓，就哭起來。當時就有鎮江府岳廟中住持和尚名叫懷德，到山西大同府化緣修廟，經過這裡，忽然耳邊聽得小兒哭聲，仔細一尋，見溪邊樹林裡絆著個小兒，在那裡呀呀呀的亂哭。他就念了聲：「彌陀佛，善哉善哉！不知誰家作孽，把自己親生兒子丟棄在那裡。吾和尚到處行善，焉有見死不救之理！」說罷，就把長衣脫下，自己下去救他，幸喜就在下面，並沒多少深，走到樹枝上，自己雙足踏著實，就俯身把小兒抱起。一瞧衣服面貌，就知道他是個富戶人家出身，並不是貧苦的；必是族中奪家私暗裡害他，吾只好把他抱回廟去養著，待他長成之後再說罷。主意想定，右手抱了孩子，左手扳著樹枝，一步一步的走上來。走到上面，把小兒在地上一放，把自己長衣穿好，緣也不化了，一逕把小兒抱到飯店中，買了些糕餅之類扶他吃。幸喜這小兒早已脫乳，夜間也不哭了。老和尚就在這日起身回鎮江，一路饑食渴飲，格外保持，及至回到廟中，這兒子非但毫無病痛，而且愈加肥壯，日中吃飽了東西，就只嘻嘻嘻嘻的笑。老和尚本來沒個徒弟接續這廟香火，得了這孩子，心中萬分歡喜，就想養他長成，把他落了發，做了後嗣人。所以自從得了這孩子，就不再出外化緣，日中念唸經，與這孩子打打哈哈鬧鬧玩，倒也好過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眼之間已□三歲，經也會念了，字也識些了。那日老和尚問鄒孟勛道：「你的父母呢？」鄒孟勛搖搖頭，回說不知。老和尚道：「你當時在山西大同府黃鍾山的山溪中，吾路過瞧見，救你起來，因為尋不到你父母，只好帶你回來養著，今年已有□餘年了。現在你已長大，吾要問你志向，你心中自己主張。」鄒孟勛道：「你問吾什麼志向？」老和尚道：「你現在情願帶上路費回到大同，找尋自己家裡呢？還是不願回家，就在吾廟中剃髮修行，接續吾的香火？」鄒孟勛年紀雖小，頗有主意，呆了一呆道：「吾姓什麼？名字叫什麼？」老和尚道：「吾也不知道。」小和尚道：「不知姓名，到那裡去找尋家裡呀？吾就落了發，也做了和尚罷。」於是老和尚就擇個好日子給他落髮，從此二人認作師徒，朝晚誦經修行。有時人家請老和尚出去做功德，小和尚就守著廟；老和尚生了病，他就給請醫生送湯藥，如是數年，倒也安樂。

這年鄒孟勛已□六歲，忽然老和尚生了病，一日重似一日。老和尚自知不起，就把後事囑咐一番，果然不到幾日，老和尚就一命嗚呼了。老和尚一死，就有關帝廟住持圓通，想奪他廟產，把他趕逐出去。他一者年輕不知事務，二者又沒有勢力，碰不過他，只好由他趕逐。自己一面哭，一面出廟，走來走去，沒個安身，後來旁邊人看不過，指引他一座無主破廟暫住。他進了廟，就坐在山門裡睡著，忽見師父披著紅袈裟走來對他說道：「你前者問吾姓名，吾不知道，現在吾知道了，你姓鄒名孟勛，因為你族中哥哥奪你家私，把你丟在山河之中，吾把你救起回廟。這是你前身冤孽，不必提起他了。現在你又破廟暫住，以致無安身之處，吾念□餘年師徒之情，特來指引你一條門路。現在這裡有個聖僧，名叫濟顛，他是個知覺羅漢轉世，你可前去拜他做師父，現在在這裡張大人行轅中，你明天就去尋他，跟他學些本領。吾自坐化之後，忙得很，沒工夫同你多說話，你自己保重罷。」說完了話，飄然逕去。

鄒孟勛一覺醒來，急忙出廟，要尋張大人行轅，苦於不知地方，一路往東行走。走到洞口門，見裡面黑暗暗深不見底。他到底有些兒孩子性情，就想進去看個底裡，一路走去。走了有二里多路，就見一殿，殿階上坐著一人，他就咳嗽一聲，陳亮就立起身，亮出刀來，大喝一聲，開口就叫他妖怪，他倒大吃一驚。後來大家一問話，方知就是濟公的徒弟，他就倒身下拜，說明情由，陳亮也很歡喜，開口就答應。不料二人還沒動身，忽然狂風大作，走石飛沙，一路腥臭觸鼻，不可忍耐。陳亮說聲「不好」，趕忙拖了鄒孟勛，往殿後就跑。方欲起身，忽見一個獸首人身，渾身掛著樹葉，面長三尺開外，口如血盆，東張西望，像尋找東西一般，忽見陳亮、鄒孟勛在前，就返身往外就奔。陳亮見他非但不敢吃人，而且還怕人，就放大膽子，轉身向外，口中大嚷道：「追呀，追呀！」那物見背後有人追他，愈加狠命狂奔。陳亮、鄒孟勛也追出洞外，只見那怪望山澗中躡身一躍，「撲通」一聲，就沒在水中去了，陳亮道：「奇呀！吾方才走了半天走不出去，現在一追他就追了出來了。」於是二人穿過樹林，順著大路，望西回去。

鄒孟勛是自少沒練過勁兒的人，那裡跟的上陳亮，陳亮只好慢慢兒走。走到半路，陳亮實在被他累的苦了，問鄒孟勛道：「你怎麼走的這般慢呀？」鄒孟勛道：「你自己走的太快了，人家追不上。吾是已經累的渾身是汗，兩腳酸軟，要走不動了。」陳亮一想：不差，他是沒出門過的小孩子，吾走一步，他准的走□步，非但吾被他的累，還恐怕他要走傷呢！吾同他既是師弟兄，也就應該體恤他才是。想罷，說道：「師弟，你既走不動，吾就背負你罷。」鄒孟勛走的苦極，恨不得有人背在背上走，自己好省些兒腳力，就答道：「吾實在走不動，師兄肯體諒吾背吾，這是最好。」陳亮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來伏在吾背上罷。」說罷，就蹲身在地。鄒孟勛果然一伙身，緊貼在他背上。陳亮立起身，頓了一頓道：「你年紀雖小，斤兩倒也不輕了。」鄒孟勛道：「師兄真肯的起吾嗎？」陳亮道：「那個說背不起？即使再重些兒，吾也要背你。」說畢，就運出夜行工夫，其行如飛。

轉眼早到行轅，張大人已在行轅外望著，見陳亮背著一個和尚。暗想：這必是他捉來的妖怪。心中恨極，就叫通班差役，拿了木棍伺候。見陳亮一蹲身，把和尚放在地上，眾人就一擁上前，棍棒亂下，不由分說。陳亮急待分辨，無奈一口氣跑的呼呼亂喘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鄒孟勛見眾人上前打他，不知為些何事，自己無從分辨，只打的「呀呀」亂叫。陳亮恐怕打傷，忙用身子遮蔽，眾人不及收手，肩背上也早著了兩下。張大人見小和尚哭的不成聲，猛然省悟道：他既做了妖怪，那裡會怕打？他既怕打，必不是妖怪；他若不是妖怪，吾無端把他毒打，豈不罪過？忙喝住眾人，陳亮這才說明情由，張大人懊悔不及，忙吩咐二人扶著鄒孟勛進去。

扶到書房門口外，只聽裡面濟公拍手笑道：「打的好！打的好！要做吾徒弟，須先吃吾一頓下馬棒。」陳亮聽著，倒也好笑，引著鄒孟勛進書房來見師父。鄒孟勛抬頭一瞧，見濟公滿臉油泥，連耳目口鼻也瞧不清，頭上戴著破僧帽，身上穿著件油泥堆積的破僧衣，赤著足，蹬著草鞋，頭上短頭髮約有三寸開外，實在不成樣兒。自己想道：吾的師父眉清目秀，氣宇軒昂，身上衣服也很乾淨的，那裡是這個樣兒？這明明是個窮和尚，吾不值同他磕頭。陳亮用手指著鄒孟勛道：「你怎麼見了師父不跪下呢？」鄒孟勛道：「這個窮和尚不是吾師父，吾不願給他磕頭。」陳亮道：「你怎麼知道不是你師父呀？」鄒孟勛道：「吾從前的師父乾乾淨淨，沒有這般醜陋的。」陳亮道：「你不願拜他師父也罷。只是方才吾念你同學師弟，背負了你多少路？現在你不做吾師弟，你也背還吾這些兒路罷。」鄒孟勛一想：吾那裡背得動你？只好勉強磕了個頭罷。於是就跪在地下拜了四拜，濟公道：「這是你勉強拜吾，不是誠心的，不好作數。」陳亮道：「他年紀小，還有孩子氣；師父不必同他計較，就看在我分上，算了罷。」濟公道：「不能！他不情願，吾何必收他做徒弟？不要不要。」張大人道：「吾方才認他是個妖怪，所以把他打了一頓，心中實在對不起。師傅念他吃過苦楚，就收了他罷。」濟公這才應允道：「吾看張大人分上，不好推卻，只得應允，給你取過法名，叫做悟真。你嗣後如有不好，吾仍要攆逐你出去的。」

說罷，又回頭對陳亮道：「徒弟，你取的印信拿來合看。」陳亮就從身畔掏出那顆石匣。濟公把印交給張大人，又把石匣揭開了，倒出珠子，果然是五百粒。濟公就在這裡揀選了八□一粒，也遞給張大人道：「這是你府中失去的，現在物歸原主。餘外的把他變賣白銀，周濟昨天被水沖毀的人家。」張大人道：「好，吾給你辦罷。」濟公道：「大人肯辦這件事，功德自然無量。只是被水沖去一半的，有全被衝毀的，也有稍受水漬的，須得分別分別才好。」張大人道：「這事容易，只消吾親去查一查，就好照

辦。」正在說話，忽有一人匆忙跑至書房。又出了一件岔事，且聽下回書中分解。